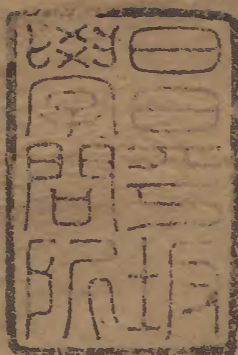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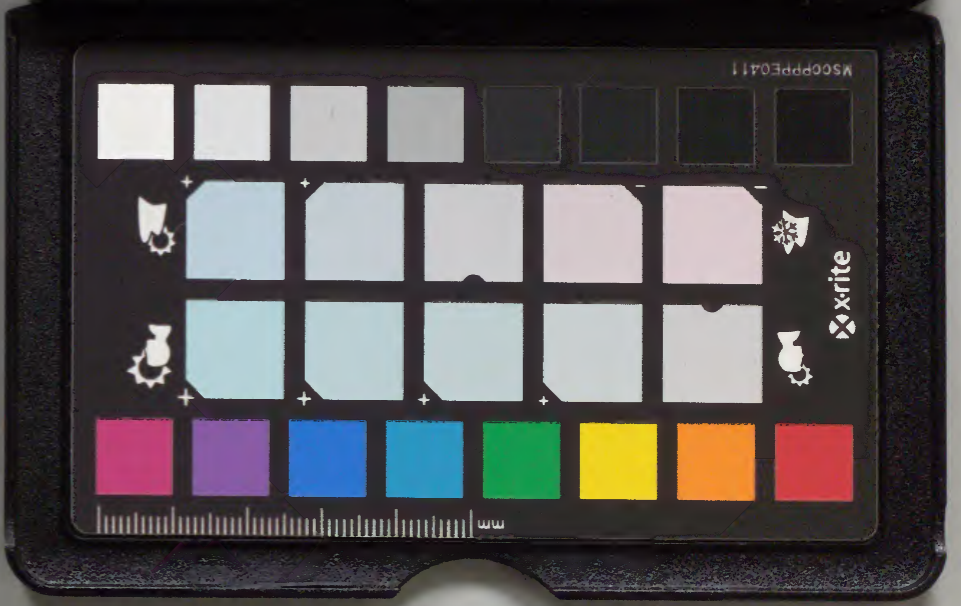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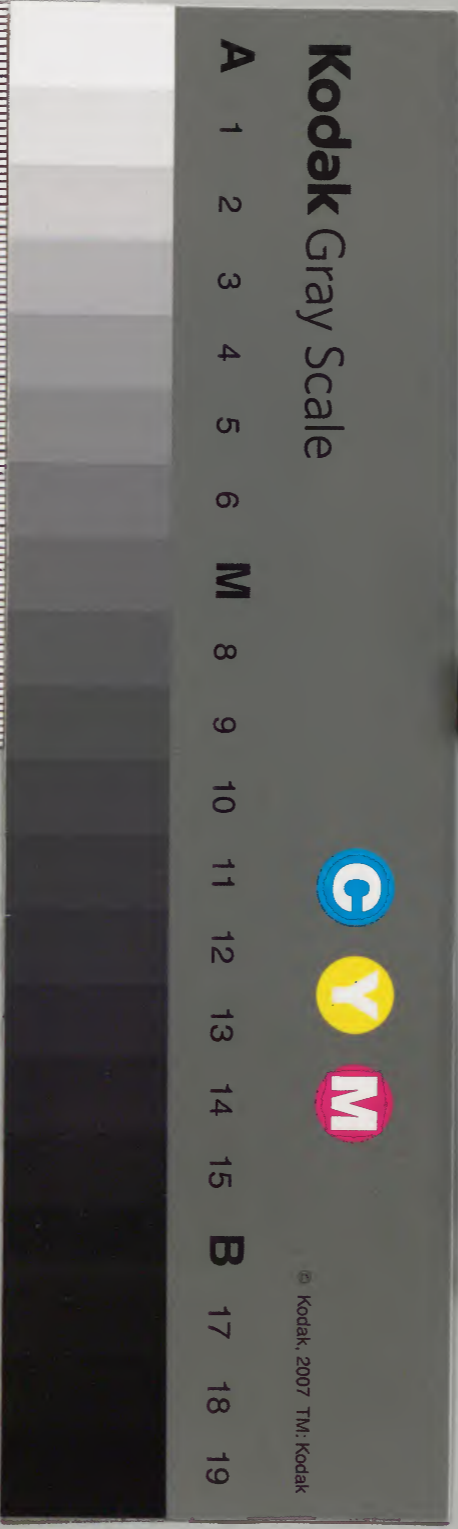


閣文庫		
函架	三四九二號	漢書類
一〇	六四冊	

內閣文庫		
函架	三四九二號	漢書類
二五	六四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25)
函號	315 ¹ 36

315-136
25-32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書知傳門人問答

答蔡通所問

昨日狀必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

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

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

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

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

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森

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

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豈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

淺草文庫

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
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
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
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
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
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
此然後可以言畫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畫言
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
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
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

以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
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
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
恒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
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
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
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
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
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
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
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
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
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以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未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嘗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非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語如山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

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顯處不昭合也

答蔡季通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為收毀仍試別加思索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國寶程書告早為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為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能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畧看更有一例如入主
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
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
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餘卷想看了若行李暫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
子細開諭也環中圖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圖
有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當是變徵閏當
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按但律之高下未有準
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
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
以當時見存之律為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
其所為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為疑

而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論亦皆借及此書近
細讀之恐推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純卜筮
上者故其說有無煩者處耳今但作卜筮者而以其說推
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刺著道理
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常刺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子幸大兒不
兒疑有誤字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又欲遣去因循至今今
兼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諸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
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
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
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
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免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

王

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
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
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語
記令揮韓歐曹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
復成誦尤善莊甫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
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
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恠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
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
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
致或波價廉即寄錢去煩為糴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
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猶話者集中有之
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
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
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
說又其文太冗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
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昨
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欽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
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論持養欽莊實有愧於其
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
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
書之說得暇試為一一論之相見日西講也伯諫前日過

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不濟孤立甚可念無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苑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哉五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為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省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細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來

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証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集一一佳勝為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手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為得失也鄙意與伯謙深欲李通一來稍礙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辨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見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為佳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李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頹不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

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這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圍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耳
且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鍾乳一兩納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

鐘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惺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還承書為慰又承示及行日斗文之說尤荷留念即此
春暖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
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
切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
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
以請筭工俟為尋訪然亦須立一落目要得甚樣人始得
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筭者但恐不能筭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為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不能盡述
當畧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
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藥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
樣而調見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調見之疑
登山失事又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對的簡其功程也

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
識是孔夫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
公若道李通許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如
執端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為心術之害不但一
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
括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
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
渠西銘束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其甫說往時
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
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鳴鷄而笑鳳
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鳴鷄之設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
即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
其端而撰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爲一篇
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爲錄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
以爲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
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
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
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爲愈也歸
奇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
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

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
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
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
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
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
難矣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
歸里中俟辭召命予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上
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
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

無疆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
免之報但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奉忠
却說合在風雲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
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
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
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
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素老矣方學做官甚
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
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
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動
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
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温所欠者

中書得闕遠官閑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為福也何必
廢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
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
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
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闔家老子也諸公已各
為致意但黃文叔已逝去熹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
惜之亦為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為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
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六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
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車東下為數日歎幸甚樓
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脩曆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為或須改道

王

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
手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
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
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之
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
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
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為未
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為一行否
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
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
必湏會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

言也

答蔡季通

癸丑三月
二十一日

中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為贊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
弓手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
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既以奉
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
清室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
指計歸程真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
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湏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
是樂家第二義也閣記固難遷辦又適此數日脚氣雖
而未愈今日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
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敬既滿彼中代

爲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爲誰亦已作書
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德合成當尋的便寄
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
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
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幸通倦游亦望
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望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
如本幸早爲之乍歸窘甚嬰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
來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
他意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知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
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

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
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勉
及盡還江右迂兵矣此等小小惟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
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萬物之
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
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
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伯謙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
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
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後合軍并力
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方說下注

脚今覆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
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
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
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
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如
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此
相周爲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
意甚善不淮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貞徑宛
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
有牽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方深圍徑之數以相
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大

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
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揲
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揲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
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
能及此乎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
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
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畫六而得太陰之四
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
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
知明者以爲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大異
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
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

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即借看或能相伴入
途中得款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本脫

吾字煩一哥為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

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

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較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

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

之或知不可不審看如何幸詳以見喻也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

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

天地間無截然而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

可無也正是此心而表於此等處都嘗然不曉所以

也脩身齊家固皆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

切切介意若此等更放不下即脩行轉無力矣區區

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

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脩改示及中

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

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

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濬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

不敢不以告也吳曾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數三篇似

不甚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真不可

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道得言語却不相似是何

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固如是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

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
絕子乎季通似亦不須在費心力宋无憲公牢籠之事
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
悅之豈不勞哉

公濟伯謙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謙見收公濟書大段手
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他書似此
處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膈合然
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問看
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

語及

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
管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
乃其餘耳况審度嘉量謹權充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
氣章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
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
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後段論說有發明此
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生於黃鍾之長下當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
改云
枚度之一為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
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
一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為寸云云

嘉量章論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下當而莫適為準則莫若
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短之內
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
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為
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弁錄示

答蔡季通

前日堊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惆
悵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
云云 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
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為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了未

一哥取以見予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甚
豈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
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答蔡季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今
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為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
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
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熹
足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
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
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决然泯沒不得
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无善相

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
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
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以論琴之全體
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
州便託者中附此亦令過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焉
道自愛

答蔡季通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
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爲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
然亦有一絃自有爲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
爲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
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

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亦
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齟舌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季通

琴中旋宮一事正爲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
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
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爲
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
隨十二月爲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
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
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
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
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

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
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
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蔡季通

前人疑當作前日

真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
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
息心休養才方縑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人
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
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
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
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
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

士孫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
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
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
云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
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汭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
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
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

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室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揚連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夫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

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遷運

退之在我爾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

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

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

吉應地無疆為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

朱子大全 卷之四 九

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鞅事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困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

當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

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為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驪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

也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實又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亨貞之體各稱其事明其義

說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群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

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維廣而言也

答方伯謨

昨承致書又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為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嘗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為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頹廢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為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身之

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君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責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已為二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寄所疑為望

答方伯謨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杓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稽留今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為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不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為

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
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為旬日欵殊慰所望也
亦到此三
四日而行令舅府判侍次煩為致問訊意此便少遽未
拜書克明為況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
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
便還畧告批喻李君到彼畧周顧之為幸未間千萬力
自愛

答方伯謨

昨王變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父劇暑伏惟侍履佳
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
之不應如此著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
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侍次嘗及此否
試為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此
之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云有
書附渠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
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否為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
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資謾
錄去煩呈令舅一觀求其未當處旦夕畫成當并以拜免
早得刊定為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
久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嵩卿書云寥子
辨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
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

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東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答方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燕善報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矣前書託稟令舅向日所免更求注字魏道發已二月甲子新安書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為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必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畧有改更處又叔東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知叔東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繼字極行

狀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即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

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為書付此便

回并所懇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舊夫或首尾就

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寫夫本此本值諫欲刻如叔

東之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

俟却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字恐

舊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為佳數以鄙語塵溷妙筆何愧如

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字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

向跋胡公帖煩錄一本并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

與方伯謨

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然其間不

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
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為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
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
不可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
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畧出叔東又約相會於邵武若
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
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季說附還彼中一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
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筆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
為幸 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自少講

人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
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為導處幸畧為致力幸甚長
沙人歸未耶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想可量
想劇暑侍履佳慶喜衰悴如欲往弔茂實至今未能不
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遣蓋目前百事敗人
當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文諸
詩甚佳章辰州為人求詩頗其無佳思輒以奉煩渠本
章賢語名閣須畧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
更宜勉彊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季通病

蓋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為况如何聞
遂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
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李克佐卿皆已得郡李
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也
暑自愛

與方伯謨

真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
也前日所說伯秦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
長淑善安陸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更須爾靜已悉以屬
亦畧與周佐說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
以上可問即為微扣之却說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
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

日語話頗款仲本託為齋記已為草寄當必見之也
亦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
筆後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為去置
務亦然李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須俟
竟舉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
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
務為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
傷懷亦未能遽平也已筋衣被弁領李通屢得書殊未有
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江文
等甚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

蓋其清偽曲折之變彼或以五曹為真可欺耳然世間自
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泰書云到會稽見伯
謙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尚且當
一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必當益有緒因便示一
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
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為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入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永福
收近信否喜此諸况如前所云又延老書此後竟未得兩
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為者皆之亦卒無驗然每謗
為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若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數也
採災之備不敢不勉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中

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方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
不可知耳數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為此
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書因見幸畧及之也若仕遭誰
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父也
過建安良便恐此間動未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為送
又不容來耳諸刻昨已遣去想已遠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辨其是非如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
定則云且當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

其辨其是非如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
定則云且當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

誅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素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為慰親闈安問想不礙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勤餘食喜粗喫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謹何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訂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憊無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開公說甚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頗早為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充幸聞冰玉皆入偽黨為之奈何為之思者不暇自謀特為贗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通方遣人奉簡忽承示示為慰知奉書已領少須手可修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聞以論陳源故補外見詹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楊子序篇有冠乎群倫之云以為無義者固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畧過此少欸一二日為幸勿以徒御為憂白飭青芻不難辦也兼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素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炎得脾胃
愈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
卷更煩為看籤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
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修過以今定本為主而注諸本之
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
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有未甚定更須更子細為難也
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畢淵見與偶尋
不見煩為問子端恐有本即為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
簪得紙且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望早寄也
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刻近旬日不審為况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

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子端竟有哭子之
悲深為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為問也欲煩篆數十字
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為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
有人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
意只譬如等閑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
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
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熹忽聞有鑄職罷祠之命尚未被
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因書更
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

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為負滿此功德否耶宋書
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頽之推說云是伏字齊南伏生
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昨辱惠書為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
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
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為害也素病軀粗遣諸證亦時往來
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間已歸韓文外
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
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為點勘已頗詳細矣
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
俗之喻荷其不彼胃此熾險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

其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為道此區區
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彊也因
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令子程
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冀聞吉語也奏議得
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為慨歎也但求
卷乞詔定大舉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
為補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素衰病百
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或腹中氣刺而
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畧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尋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動心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極以下至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下

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皇極體段皇極之教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有識之說畧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苦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工夫近看孟子見入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且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說說諸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以呈幾道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鬼雜學辨云精聚則鬼聚氣聚則鬼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或欲於魄中求鬼鬼中求魄取竊謂氣在人之一身即為鬼陰則為魄嘘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鬼魄之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鬼中求魄魄中求鬼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鬼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不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耶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鬼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意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乘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

珠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
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
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
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緣竊謂以其屈伸
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
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
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
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
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
陽竈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
別。緣竊謂如中或問。一氣之屈伸往來。然

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
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
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
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又當
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
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
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
奠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

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
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
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事
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
級未應遽爾超躡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其不
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
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
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其專

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
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此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
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
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薰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
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
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
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
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

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
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默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
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
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
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
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此文意但言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
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常云德不私於己必不私於人。如
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爲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爲一彼已而已
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爲絕句。如
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

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
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
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善
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
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
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
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
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遠臣之

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也
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
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
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
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
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
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
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
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為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
養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

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蓋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棟之華

別為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

其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沴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等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夫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作

此但謂大言不作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

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為險怪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
已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
脩已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
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

更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為之說

往相近也

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又淺欲密而
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為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
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
辭不必過為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言

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
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
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
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
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
聖人尹氏得之

一惟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為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
不必強為之說也

答江德功

不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
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
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
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
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夫
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
其意顧天理民彝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
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
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
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使
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亦
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
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
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
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
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
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
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
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
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
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
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如非我族類而

後雖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淡洽處也。

凡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
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素之謬說實本其意
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
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屢求之而參以
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
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
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
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
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
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

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訓，詰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以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事物之理，以此知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其所以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恐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

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也。其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誣者之矣。矣。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又謂畫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者不免乎蔽障，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

卷之五 五

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
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之
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
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
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為者
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
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
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
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
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精
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
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畧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
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况此謂知本之
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
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
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
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
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之為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虚心平氣
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
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爲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豈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愚按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實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格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去聲之橋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未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

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衍文者期
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
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
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
取其味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已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
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
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
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
極也今必以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

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
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
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畧可見試深察其
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或不
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
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
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
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者可也若牽合經旨則
力矣

答江德功

亥十一月五日

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
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復譬喻皆是性
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
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為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
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為堯桀存亡何以言
流之遠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
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
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
翁又為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
而為說水譬性就下與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
污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
濁者不為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却

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不
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反復
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
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曾飲
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
人食牲牢須曾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
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
旨默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
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
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

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竊謂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
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
到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妻擊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
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
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
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

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
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
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
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
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
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
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
為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
道之篤也默以為惟與道不隔者為能信篤若與道
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

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
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為聖人決
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
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
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
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運
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
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
意豈得違越得他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
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

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爲
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
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答江德功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
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
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
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
類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

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澁醜氣象所
實不輕也直翁謹願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欄意亦
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
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
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
妨是不相妨更須他日款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
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
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
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事之
實也

答江德功 辛丑正月二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為方此論不當引誠為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内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為內邪意為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為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言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壞等

學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為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妄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貞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疆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

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鵲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亦不與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與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

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愈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已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為二互相矛盾蓋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

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
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
德而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可天德而不可
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為首則萬物何所資
而又誰使為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為人不可以私意造
故為之戒耳若乾之為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
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
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
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
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
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癘
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

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
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况其乖戾日甚一日豈
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毒之鄙意
德功效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
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且
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
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
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
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事所
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
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想
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累

報千萬詳之若以為是幸即加功若以為非即此書不
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喻矣

答江德功

舊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
初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充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
命且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奏
一到都下面懇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事
解偶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畧似亦未離舊處也渾
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
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為渾象也但詳其
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
曉恨未得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辨明然
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
雖使得罪亦勝忍耻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
足痛未能往觀然聞極踈畧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
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所
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
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
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

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夏
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
從也使未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
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窹

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

義也秦伯胡為而不然耶蓋不立者秦伯知王季之

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

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

歷必為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

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

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秦伯之
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
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
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為是所
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
非惟說得秦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
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
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
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
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秦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
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畧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豈未善故程子亦以為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素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為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為誠之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

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旨也如淮陰為連敖與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末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繆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

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
為齊主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
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
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
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疑

幸垂教

蘇大猷子曰必實斷斷之辨也而亦不若此也
斷之必其不見斷於他國也而亦不若此也
客與史非票密蘇古歸其票燕而必實客之斷也
實之不當全必史時彼斷其非也故蘇大猷曰

